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
第三十七回 笑和尚傳咒卻邪 惡閻羅授方超生

詩曰：大道雖天定，人心實主持。

道家修性命，佛氏重慈悲，
儒者立名教，敦崇倫與彝，
各說各有理，各行各相宜，
雖亦各有短，短苦不自知；
若云不是道，千古已如斯，
若云都是道，大道何多歧。
乃知道一天，人心如四時，
人心與天道，須臾不可離。

話說兩個侍者領了冥報和尚之命，忙忙走出西村來尋請大唐僧人不題。卻說唐半偈下了馬，與小行者立在西村口等待沙彌去尋豬一戒，原說是走去便來，不道等了一兩個時辰，不但豬一戒不來，連沙彌也無蹤影，心下著急，便對小行者道：「沙彌去了許久，為何不來？定有緣故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有甚緣故？決是尋著了呆子，大家同等齋吃。方纔師父拿定生意，不放他去便好，既放了去須等他吃個像意，方得回來。如今急也無用，且尋個穩便所在略坐一坐方妙。」唐半偈沒法，只得依言，就在路旁一個草庵門前石上坐下。坐不多時，只見草庵裡走出一個濃眉廣額圓頭圓臉的笑和尚來，將唐半偈看了兩眼，笑嘻嘻說道：「東來的和尚，你的死期到了！」唐半偈聽了，忙起身合掌道：「死既有期，敢不受命。但不知還在何時？乞老師明示。」那笑和尚又嘻嘻的笑道：「只怕就在今日。」小行者在旁聽了大笑道：「和尚莫要油嘴！你這些撮空的話兒只好恐嚇鄉村裡的愚人，我師父歷功累行七八證果之人，莫說沒有死的道理，就是命裡該死，閻王知是我孫小聖的師父，哪個敢來勾他？」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「既是閻羅王怕你，不敢來勾你的師父，為甚兩個師弟又被他勾了去？」說罷，竟笑嘻嘻走進草庵去了。唐半偈聽說兩個師弟勾了去，大驚道：「履真呀，莫要唐突！這位師父說話有因，不是凡人，況一戒、沙彌久不見來，莫非果被人暗害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他兩個縱沒用，也還粗粗鹵鹵，青天白日怎生害他？要害他，除非自家貪嘴吃的飲食多脹壞了。」唐半偈道：「你怎就忘了，那蓮化東村老善人曾說西村有個冥報妖僧，專會咒人，莫非被他咒倒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妖僧咒人或者之，若說咒死了他兩個，我還不信。」唐半偈道：「天下事奇奇怪怪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也難執一而論。但方纔這位佛師說話似有機旨，你看著馬，待我進庵去問個明白方見端的。」小行者不敢攔阻，唐半偈遂抖抖衣服步入草庵中來。

到了庵中，只見那笑和尚坐在一張禪床上，笑嘻嘻問道：「你在外邊守死罷了，又進來做甚？」唐半偈拜伏於地道：「弟子進庵來不是要求佛師免死，但請問弟子之死還是天命該絕？還是有人暗害？」那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「雖是暗害，暗害死了便就是你的天命該絕了。但念你求解遠來，跋涉許多道路，今去靈山不遠，一旦被人暗算，豈不前功盡棄？我傳你一個法兒與你躲過吧。」唐半偈聞言又再拜道：「非弟子貪生，既蒙佛師念此求解善緣為弟子消滅罪，敢求指示因緣。」笑和尚道：

「佛法猶水，孽風其魔。

有風有水，安得無波？」

唐半偈聞言未能了悟，又再拜道：「弟子愚蠢，佛法微言，一時不悟，伏祈明示。」笑和尚又笑嘻嘻說道：

「你既西來，他自從東，

相逢狹路，安肯放空！

直道易避，暗曲最凶；

倘然失手，勞而無功。」

唐半偈再三拜謝道：「既蒙佛師慈悲，敢求趨避之方。」笑和尚道：「這惡禿怨恨結成，最會咒人，你兩個徒弟都被他咒倒，你若不知提防，未免也遭毒手，我傳與你四句偈言，等他念咒時你朗朗對眾宣揚，他自咒不倒。」唐半偈又伏地拜求，那笑和尚方笑嘻嘻念道：

「毒心為仇，毒口為咒。

嚼爛舌頭，虛空不受。」

笑和尚念完又吩咐道：「此乃解毒真言，可牢記在心，包管你無事。你去罷，前途再會。」唐半偈受教，留心記了，伏地拜謝。拜完抬起頭來看時，那笑和尚已不見了，心下不勝驚訝。正在驚訝不定，忽小行者引了兩個侍者入來。兩個侍者看見唐長老，一齊上前作禮道：「從東寺冥報大和尚聞知老師父乃東土活佛，飛錫過此，希世難逢，願求一會。特命兩弟子拜逆，伏望同揚教法，即賜俯臨。」唐半偈忙答禮道：「貧僧初過此地，雖聞冥大和尚道法高妙，思欲一叩洪深，因王命在身，不敢羈滯，今不幸失了兩個弟子沒處找尋，聞得大和尚乃此方教主，自知蹤跡，正欲進謁以求指示，復蒙召晤，想是因緣。即此便行可也。」兩侍者見唐長老肯行，滿心歡喜，遂慫恿同出庵來。小行者心知冥報和尚夙有冤愆，料躲不過，便不攔阻，任憑唐長老前行，目卻牽馬隨後。

不多時到了寺前，只見那些赴齋的僧俗尚擁擠不散，兩侍者忙分開眾人引唐長老入去。此時，冥報和尚已下了臺，在禪堂中等候。忽報東土師父到了，遂迎下堂來，將唐半偈細細一看，只見：

面無色相，身不掛絲。了了見大智大慧，落落如不識不知。無無不有，空體固不可測；有有全無，妙心匪夷所思。果然是一燈不昧，真不愧半偈禪師。

唐半偈走上堂來，也將冥報和尚細細一看。只見：

雙眉分掃，一鼻垂鉤。兩只眼光突突白多黑少，一額鬚短簇簇黃猛紅稀。色相莊嚴，不知者定以為活佛；行藏古怪，有識者方認出妖僧。以殺為生，持毒咒是其慈悲；天人有我，報冤仇以彰道法。

冥報和尚迎唐半偈到堂，大家問訊了，各設高座，分席坐定。此時，吃齋的僧俗聽見說東土來了一個聖僧與大和尚講法，都擁擠了來看，不一時將禪堂擠滿。唐半偈先說道：「貧僧纔入境，就聞知冥大師道法高妙，為一方宗主。昨忽然而往，只道無緣，今荷蒙召見，得睹慈容，實為萬幸。」冥報和尚道：「貧僧西域鄙人，久慕東土佛教之盛，每形夢寐，無計皈依。適聞老師飛錫西來，不勝慶幸，故求請一見，以快夙心。但尚未及請教法號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法名大顛，又蒙大唐天子賜號半偈。」冥報和尚道：「這等，是顛大師了。大師既處東土佛國，自知東方佛國之事。我聞中國自漢明入夢，梁武捨身，後來六祖相傳，萬佛聚會，講經說法，天散花，地涌蓮，昭昭可考，不一而足。叢林之盛，四大部洲從無及者。大師名高尊宿，自宜倡明道法，大闡宗風。不知又何所聞，反棄興隆之地，來此寂寞之鄉，以求真解。若靈山別有真解，豈中國三藏靈文俱無足信乎？」唐半偈聞言，嘆息道：「嗚呼！是何言歟？三藏靈文何可當也。冥大師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我佛立教，流傳此三藏靈文，非博名高，蓋憫眾生沉淪，欲以此度人度世也！然度人度世之道，在清淨而掃絕貪嗔，正性而消除惡業。誰知愚頑不解，只知佞佛，不返修心，但欲施財以思獲報，是欲掃貪嗔而貪嗔愈甚，要除惡業而惡業更深，豈我佛立教之初意哉！故貧僧奉大唐天子之命，不惜遠詣靈山，拜求真解，蓋念東土沉淪之苦而發此大願。前至蓮化東鄉，見其清淨無為，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始信佛法自有真風，不勝羨慕，昨至貴村，不

意大師轉欲從東，不知是何妙義？既蒙賜教，望乞開示。」

冥報和尚笑道：「度人度世固我佛之慈悲，然受享人天供養，菩薩亦何嘗自苦？施財望報雖或墮入貪嗔，而普濟功深，善根自立，豈得以一人愚妄而令天下生慳吝心！若說蓮化村不生不滅，無樂無辱，以為佛家之正，則靈蠢同科，聖凡無二，木石與人有何分別？莫說天地勞而無功，即老師開關求解亦屬多事矣！」唐半偈道：「立教貴乎窮源，源清尚恐流濁，若胥溺流以求澄清，烏可得也！今棲心清淨，尚不能少救奢華，若妄想莊嚴，則天下金錢盡供緇流之費，猶恐不足也，將來何所底止？大師不可逐其末至忘其本。」冥報和尚道：「佛法洪深，一時也難為粗淺者顯言，但立教者必具神通，若不具神通，即言言至道，亦屬虛浮。請問老師，不遠萬里而來，欲展清淨宗風，不知具何神通敢於立教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來便來了，教便立了，只曉得一心清淨，別無片善可言，何況神通？」冥報和尚道：「若無神通，救死且不暇，敢爭口舌之利，以與聖人相抗乎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若果至人，抗之何害？倘薄其無能，而罪其相抗，此非至人，邪人也！從來邪不勝正，雖不具神通而自具神通也！」冥報和尚笑道：「據老師這等說來，則老師不具神通之神通更大，這話也難全信。喜今日齋期，大眾俱集於此，可作證盟，老僧請與大師小試一試道法，以定東西之是非，不識老師以為何如？」唐半偈道：「貧僧毫無所長，焉敢與老師試法？」冥報和尚大笑道：「道法既無可試，怎敢擅自高標與吾作對？」

小行者在旁聽見冥報和尚出言無狀，大怒道：「老和尚莫要誇嘴！我師父一個做佛菩薩的正人，豈弄這些小伎倆！你有什麼道法？且先與我孫老爺試試看；若多寡曉得些竅脈，比得過我孫老爺一二分，再容你向師父求道也還不遲。倘香臭不知，一味大言不慚在此愚民惑眾，便須剝去袈裟，快開後門逃去了還是造化；若要勉強支持，出醜還是小事，只怕性命也難保哩！」冥報和尚正要欺壓唐長老，不意小行者突然鑽出來發話，著了一驚，忙定睛將小行者一看，見他火眼金睛，尖嘴縮腮，形容古怪，心下也噤了一噤。因問唐半偈道：「此是甚人？」唐半偈道：「這老大小徒孫小行者。」冥報和尚道：「老師善信，怎容惡刹相隨？」唐半偈道：「借此降妖伏怪耳！」冥報和尚就對著小行者道：「你既不怕死，敢挺身出來要與我比道法，自然是個不知死活之人。且問你，你曉得些什麼道法？且數一兩件與我聽聽。」小行者笑嘻嘻道：「若論起道法來，老祖家傳的雖止有七□二變，若說自家心上經綸，就是□萬八千毛孔也還比不盡哩！叫我從哪裡數起？」冥報和尚道：「你既具許多妙法，敢聽我指摘兩端試試麼？」小行者又笑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假文士要求人代筆，這幾日到西天來路上平穩，遇著的都是老實人，不消改頭換面去應酬，殊覺淡而無味；今日撞著老和尚這樣刁鑽古怪，便虛虛實實有無無做兩個戲法兒耍耍，也不差什麼！但請出題，無不領教。」冥報和尚想了想道：「我看你雖然人相，尚帶獸形，我若以斷臂吞針大菩薩的道法試你，便道我有意刁難。也罷，且小試你一試。我聞古之高僧說法，每每有天女散花；你師父既稱尊宿，抱道西來，今日在此論談了這半晌，怎不見一朵兒飄飄？還是古語荒唐？還是你師父講說不妙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師父言言無上，滴滴流溪，散花何足為奇；只因我師父一心清靜，不留色相，痛掃莊嚴，故天女不敢現形。既你們一班凡僧不識真空至妙，只得破了師父之戒，散幾朵兒開開你們的俗眼吧。」卻暗暗伸手在屁股上撥下一根毫毛，放在口中嚼得粉碎，望空一噴，叫聲：「變！」不多時只見半空中先起了一陣香風，吹得人七竅皆馨香，風過處忽靠靠微微飄下一天花雨來，□吩咐愛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紛紛細蕊，簇簇柔葩。紛紛細蕊漾去隨風，簇簇柔葩飄來似雪。起處無端，忽然到眼；落時有意，故爾當頭。高似瞻，下似拜，高下結蓮花之座；東如煙，西如霧，東西散旃檀之香。有幾瓣斜掛袈裟，似拈來而笑；有幾團背飛檐網，似散去無情。紅一片，白一片，紅白成團，誰能辨桃李姿容；淡幾朵，濃幾朵，淡濃作隊，俱弄作牡丹顏色。桂子黃嬌，疑分月窟；杏枝紅艷，恍墜日邊。天際三春，明點出花花世界；空中五色，暗織成錦繡乾坤。飛舞片時，莫認作月娥剪綵；忽開頃刻，方知是天女散花。

那一天花雨在半空中飛來飛去，俱發奇香異彩。大眾僧俗人等看見，無不合掌贊嘆稱揚，以為兩師說法之妙，冥報和尚便也欣然居之不辭。小行者看見道：「老和尚不要無恥胡賴！這天花是為我老師父散的，與你何干？」冥報和尚道：「有何分別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怎麼沒分別！」卻把手一招，只見那一天花雨都飄飄蕩蕩落在唐半偈面前，堆積如花山一般，冥報和尚面前並無半片。大眾人等看見都信心歡喜，哪裡還顧冥報和尚體面，皆圍繞著唐半偈磕頭禮拜，以為活佛；羞得個冥報和尚滿臉通紅，一時氣得暴躁如雷道：「這哪裡是真正天女散花，止不過妖人邪術哄騙愚人，殊可痛恨。」唐半偈看見冥報和尚羞慚發怒，便說道：「此皆小徒遊戲，實於大道無關。老師不必介意。」因呵斥小行者道：「此弦歌村伎倆，我何等教戒，如何復作？還不快快解去，還我清淨！」小行者見師父發話，只得將身一抖，收去毫毛，霎時間那些堆積的花雨忽然不見。那些大眾人等看見，一發信心唐半偈，以為佛法無邊。

冥報和尚愈加不快，指定著小行者說道：「佛門道法有淺有深，似你這些幻術只好動愚。我的道法便關人死生，若主持佛教，要害你師徒二人性命亦有何難？只是叫你糊糊塗塗死了，你雖做鬼，也不知我道法利害！今且與你個榜樣看看，你若害怕，皈依我，還別有商量；你若愚而不悟，那時我再下毒手，你方死而無怨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說得有理！快快將榜樣來與我看。」冥報和尚道：「看便與你看，只不要害怕。」遂吩咐侍者叫人將豬一戒與沙彌兩個尸首都扛了出來，放在禪堂門外，道：「請看榜樣。」唐半偈忽然看見，認得是豬一戒、沙彌，不覺吃了一驚！不覺大聲嚷道：「我兩個徒弟正找尋不見，卻原來是被你謀害死了。這個了不得！」冥報和尚微笑道：「老師父且慢為他二人發怒，若不如早早受教，只怕頃刻之間也要如此。」唐半偈道：「死有何妨！只是青天白日之下，都市善門之中，怎敢殺人？縱無佛法，也有王法！」小行者不做一聲，慢慢的走出禪堂外，將二人身體摸了一遍，叫聲：「師父，不要嚷傷了和氣！他兩個又不曾死，不過是連日辛苦，貪懶躲在此睡一覺兒。」冥報和尚聽了哈哈大笑道：「他既是睡著了，你何不喚醒了叫他起來？」小行者道：「老和尚不要著忙，難道不叫他起來，就是這等罷了？」冥報和尚又笑道：「我不忙，讓你慢慢叫，若是叫他不起，我便請你師徒二人也睡睡好走路。」小行者竟不答應，身子雖撫摩著兩個尸首，早已跳出元神，一徑直奔到森羅殿來。夜叉小鬼通報不及，飛跟著小行者跑上殿來。

□王看見，忙起身拱問道：「小聖有何事故，來得這等急迫？」小行者哪裡有工夫訴說原由，只問：「我豬一戒、沙彌兩個師弟在哪裡？快請出來。」□王齊道：「他二位現跟著唐聖僧往西天求解，正在歷劫累行之時，如問來此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明明被你們勾來，如何胡賴？這是胡賴不得的！」□王道：「若是命絕勾來，此乃大數，小王無罪，如何要賴？實實不曾勾來！」小行者道：「你們既不曾勾，他卻如何死了？」□王道：「死也有幾等。若是命盡被勾，魂便來了，氣便斷了，便是真死。倘或是不達天命怨恨死了，或是不明道理糊塗死了，或是性子暴戾氣死了，或是貪得無厭巴死了，或是思前想後愁死了，或是欠債無償急死了，或是口嘴傷人被人咒死了，此等之死皆人自取，並不干小王之事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死已死了，又不干你們之事，他的魂靈卻在何處？」□王道：「這樣人雖說死了，他的魂靈尚淹淹纏纏不肯離舍，若遇著至親好友還有生機。」小行者道：「生機卻是怎樣？」□王道：「生機種種不同，說起來話長，須請小聖坐了，待小王們細細指陳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有事要去得急，也不耐煩管這些閑事，你只說被人咒死的當如何解救？」□王道：「這個不難。被人咒死的，他本來元氣不傷，不過被毒言毒語的毒氣沖入七竅，填塞滿了，一時散不出，故悶暈而死。若要解救，只消將肚皮一頓揉，揉通竅脈，放一陣響屁，將毒氣泄去，便可回生矣！」小行者聽了，滿心歡喜，拱拱手道：「承教了。」又一徑奔回，復了原身。

只聽見冥報和尚正在那裡取笑他道：「那和尚只管撫摩些什麼？怎不叫他起來！」小行者也不答應，只將左手插在豬一戒肚皮上，右手插在沙彌肚皮上，用力狠揉，揉不多時，只聽得兩人肚裡漸漸腸鳴。小行者看見有些靈驗，又緊揉一陣，忽然豁喇喇象放連珠炮一般，放了無數響屁，一陣臭惡之氣，沖得滿堂人多掩著鼻子，幾乎站立不住。豬一戒忽然先醒，一骨碌爬起來，望著冥報和尚高聲嚷道：「怎齋不見面，倒叫我睡了這半日？」正嚷不了，只見沙彌醒轉，也是一滑碌爬起來，見唐長老與小行者都在面前，便大叫道：「師父，這寺裡和尚都不是好人，劫了行李，將二師兄謀死，我看見了與他理論，轉又將我咒倒。這樣惡和尚怎容他在此講經說法，敗壞佛教？」豬一戒聽了大怒道：「原來為劫行李將我謀死的，快償我命來。」冥報和尚忽見二人活了，著實吃

了一驚，及聞豬一戒索命，乃大笑道：「你又不死，怎為謀害？」豬一戒道：「行李卻在哪裡？」冥報用手一指道：「那壁邊不是！」沙彌看見，忙走到壁邊取出禪杖，大叫一聲道：「人雖不死，情理難容，卻饒你不得。」豬一戒見沙彌動手，也跑去掣出釘耙，一齊望著冥報和尚打來。冥報和尚笑一笑道：「兩個孽障！纔得超生，怎又尋死？」忙將毗盧帽挺起，褊袒兩肩，任他二人打鋤。不道釘耙、禪杖纔打鋤下去，空中就現出丈六紅光，將他身子罩住，比著銅牆鐵壁還堅硬些，莫想動他分毫。冥報和尚卻笑嘻嘻在光艷中說道：「東土愚僧，何不拜活佛？」豬一戒與沙彌見他裝腔作勢，一發惡狠狠的努力交攻。

小行者看見不是頭路，忙上前止住道：「呆兄弟，不要亂動手替他裝門面。」二人驚訝道：「怎麼替他裝門面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你不知，這些玄虛都是妖僧的電光石火，愈打鋤，愈激剝，愈迸了出來；只不睬他，便自然消滅，要露出醜來。」二人點頭，遂縮了釘耙，收回禪杖，在旁觀看，果見冥報和尚滿身的光艷一霎時消滅無蹤。二人拍手鼓掌的大笑道：「好活佛！你的佛光到哪裡去了？還不快下來皈依我老師父的清淨！」冥報和尚聽了滿心怒道：「你這班賊禿！怎破我道法，毀我宗風？你道我咒你不死麼？我初時之咒是傳示警戒，故留你一線回生之路。你既不知好歹，故肆強梁，我如今下個狠手，將狠毒神咒念動，叫你師徒四人頃刻而亡，貶魂到阿鼻地獄。你等不要怨恨我不慈悲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老和尚不要說大話，你那放屁的咒兒，就是弄他兩個下根蠢漢，也只好放兩個響屁還你。怎我老師父一個上善至人也要一例看承？莫說我孫老爺遍體虛靈，一塵不受。不知你從哪裡咒起？」冥報和尚也不回言，竟憤憤的合掌瞑目努嘴努舌的念誦。唐半偈知是咒他，他自恃身心清淨，欲以正勝邪，不動聲色。默默聽冥報和尚念了兩遍，只覺耳目有異，恐怕被他咒倒，忙將笑和尚傳他的偈言高聲對大眾宣誦道：

「毒心為仇，毒口為咒。

嚼爛舌頭，虛空不受。」

唐半偈一時誦了三兩遍，便覺身心安泰，高坐不動。冥報和尚惡狠狠的咒了幾遍，以為必然咒倒，微微的開眼偷看，只見他師徒四人說也有，笑也有，安然無恙。心下著驚道：「這樣惡咒，怎咒他不倒？真也作怪！」便將舌尖咬破，噴出一口血來，又惡狠狠的念誦。豬一戒看見，笑說道：「老和尚不要痴心了，你不聽見我師父的偈子已明明說過，‘嚼爛舌頭，虛空不受’。你又咬出血來做甚？」沙彌接說道：「想是念得口乾了，要些血兒潤潤喉嚨。」冥報和尚見神咒不靈已急得沒法，又被兩人言三語四的譏諷，只見大眾圍繞看的一發多了，急得他滿臉通紅，不能言語。小行者走上前道：「老和尚，你的咒念了這半日，毫厘無驗，想是不靈了。倒不如我念幾句與你聽聽吧！」冥報和尚哪裡答應得出。小行者又道：「你不答應，想是不要聽了，你不聽，待我念念與大眾聽，看誰是誰非。」大眾聞言，俱擁擠上來拱聽。

小行者乃高聲念道：

「冥公冥公，肚裡不通，既做和尚，要識真宗。從來佛重西方，如何卻願從東？立教已悖，賦性又凶。放光惑世，便是道法；持咒害人，便是立功。咒非微義，念也不驗；光非慧發，一瞬而空。但聚斂金錢，炫叢林茂盛；復猖揚異說，壞佛祖家風。幾年造化，任你胡行邪魔伎倆；今朝晦氣，被我看破野狐行蹤。一時間降心不可，硬氣不可，急得渾身是汗；百忙裡遮飾無計，逃走無門，訕得滿面通紅。大眾前既已出乖露醜，法堂上怎好擊鼓鳴鐘！倒不如一筋斗歸去來，重換皮毛；可免□八層鑽不出，埋沒英雄。此雖是孫小聖譏嘲戲語，實可當大和尚勘問口供。」

小行者念罷，大眾盡皆點頭嘆息。

冥報和尚聽了，急得心上油煎，眼中火出，知道收拾不來，因指定唐半偈師徒四人大罵道：「孽障，我與你雖然道不同，亦何相逼之甚也！罷罷罷，我且棄此皮囊讓你前去，倘再來相遇，也必不容你求解成功。」一面說一面已低眉合眼，奄然而逝。唐半偈看見，好生不忍。小行者忙說道：「老師父不要假慈悲！這樣妖僧不死了，還要留他做甚？」唐半偈道：「留他可知無益，只可憐他死便死了，尚迷而不悟。」闍寺僧人原有許多有道行的，久知冥報和尚是個邪人，只因拗他不過，不敢倡言；今見他與唐聖僧鬥法不過，自愧死了，大家歡喜無盡。遂將冥報和尚火化了，合齊大眾出來禮拜唐半偈，願留他在寺作主。唐半偈說明身係欽差，不敢久留，見那眾僧中一位老僧叫做不惹，為人甚是定諍，就請他為了寺主。又替他將從東寺改叫做蓮化寺；又替他講明佛法當以清淨為主，大眾一一皈依。側師徒四眾方纔辭別大眾，收拾行李，上馬西行。正是：

莫慮牽纏，休愁束縛。

一念空虛，自能擺脫。

未知此去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